

四川漢代石闕

重慶市文化局 重慶市博物館 編著
徐文彬 譚遙 龔廷萬 王新南

文 物 出 版 社

1992年 北京

序

陳明達

漢代石闕，是我國現存於地面之上時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築。這些石闕都是當時祠廟或墳墓前的神道闕。闕上以花草樹木、神靈異獸、人物故事為題材，運用浮雕、綫刻、減地平綫等技巧，創作出豐富多采的裝飾圖案，反映了漢朝藝術雄偉深沉的時代風格。特別重要的是，大多數闕上還以正確的比例刻出當時木結構建築中各種構件的外形。這就為研究和復原漢代木結構建築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據。由此可見，漢代石闕是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和藝術的極為珍貴的實物資料。

四川漢代石闕，在我國漢闕研究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從地域分布上講，在我國現存的二十九處闕中，除了河南四處、山東四處、北京一處，其餘二十處均在四川。從建造時間看，如果除去尚有爭論的四川梓潼李業闕（建於公元 36 年），儘管四川漢闕從總體上講比河南和山東諸闕稍晚，但從有確切紀年可考的渠縣馮煥闕（建於公元 121 年），到雅安高頤闕（建於公元 209 年），建闕時間跨越近百年，其發展演變的時間之長，亦非其他地區可比。再從建築形式分析，河南、山東諸闕大多保持着漢代磚石建築的本來面目，外形簡單，應是漢代磚石闕的通行式樣，而四川漢闕却是秦、漢宮殿前木結構闕的模擬物，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仿木結構的地上建築遺存，對於研究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築的早期形式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對漢代石闕的研究由來已久。自漢代開始，各類史籍便對漢闕多有記載。宋代以來，金石學興起，眾多的金石學者對漢闕銘刻捶搗抄錄，考釋不斷，但是對闕的建築構造和裝飾雕刻却研究甚少。進入本世紀以後，有的學者開始對漢闕進行科學和全面的考察。其中法人色伽蘭在本世紀初就對一部份四川漢代石闕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記錄和測量，留下過一些珍貴的照片。我在 1936 年調查了河南諸闕以後，1939 年又在抗日戰爭的艱苦環境中調查了四川諸闕，積累了一些資料，後來將研究的成果發表在 1961 年第 12 期的《文物》月刊上。由於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和對漢闕的科學研究剛剛起步，因而不不管是色伽蘭還是我本人，在資料的記錄和整理上尚有許多疏忽，有些學術觀點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還有待修正。本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全國各地的漢闕已被列為國家、省、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得到了應有的保護。有許多學者對各地的漢闕進行了認真的研究，撰寫了不少調查報告和論文，使漢闕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但是，就全國範圍而言，全面記錄和綜合研究漢代石闕的專著却甚少。這無疑阻礙了更深層次的漢闕研究。以四川漢代石闕為例，如此精美而數量眾多的石闕，却一直未有全面詳細的圖錄出版。為此，我從五十年代起，就在各種場合進行呼籲，希望有人能填補這項空白。

十餘年前，欣聞重慶市博物館的幾位朋友矢志於此。他們中的二位從六十年代初期就開始了艱苦而踏實的科學

考察。其後雖歷經曲折，仍堅持不懈。七十年代末期，重慶市博物館組成由四人參加的四川漢代石闕編寫組，最終完成了對四川境內二十處漢闕的科學、全面、細緻的調查工作。進入八十年代以後，他們又分頭撰寫論文，繪製實測圖，製作圖片和搨本。其間斷斷續續，又過了十餘個春秋，終於使此書在今年得以出版。他們這種求索不懈的精神至為感人。在本書的編撰過程中，他們多次來京，熱誠地向我介紹四川漢闕的研究和寫作情況，使我瞭解到此書的全貌和特色。

《四川漢代石闕》一書是全面記錄四川漢闕的大型圖錄。其特色首先就在於它將分散於四川境內各處、使研究者和一般讀者很難觀其全貌的二十處漢闕集中展現於書中。應該着重強調的是，這種展現不是一般浮光掠影式的介紹，而是全面而詳盡的記錄。這種方式我在六十年代編撰《應縣木塔》一書時就嘗試過。它是為極易毀壞的古代建築瑰寶留下詳實檔案和研究資料的有效方式。此書首先用文字詳細介紹四川境內二十處漢闕的建築形制、雕刻內容、著錄情況和研究現狀，進而又收入四川漢闕的全部實測圖、每處闕的整體及局部照片（兼用搨本）。這無疑是對古代建築進行全面記錄的又一次成功嘗試。與此同時，此書還運用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的方法和眾多研究者的成果，具體論述了全國和四川地區門闕發展的歷史，剖析了四川漢闕產生的時代背景、闕的建築形制和藝術特色。在全面而深入的考證中，既糾正了歷代文獻的多處謬誤，又填補了漢闕研究中的疏漏。總之，《四川漢代石闕》圖文並茂，既是分散於荒郊野外的眾多漢闕的完整檔案，又是可供一般讀者閱讀欣賞的大型圖錄，更是有關學者深入研究所必備的工具書和參考書。

無可諱言，此書在研究和編撰中尚有一些不能盡如人意之處。從總體的編撰上講，編著者儘管注意了以川西、川中和川東三大地域為四川漢闕的排列順序，但各闕具體的順序則未嚴格按照地域排列，沒有更深入地剖析漢闕在時代和地域上的分布規律。同時，在對闕的建築形制、斷代特徵和文化內涵的揭示等方面，沒有作出更深入和清晰的理論概括。對闕上雕刻內容的考釋也有些失之粗略。萬事開頭難。作為一本對四川漢闕進行綜合性研究的開創性專著來說，存在一些不足是在所難免的。學術研究總是向縱深發展，它永遠不可能停留在一個水平上。

《四川漢代石闕》一書的出版，為我國漢代石闕的宏觀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自三十年代起開始漢闕的研究，至今已逾半個世紀。今日能夠看到這一可喜的成果，甚感欣慰。望有志於此者，站在這個學術階梯上，繼續攀登。果真如此，他們必將進入漢闕研究的一個更新的境界。

一九九二年二月於北京

凡 例

一 此書收入四川境內現存的漢代石闕二十處。各闕編排的先後，則以四川北部、西部、南部和東部的地理位置為序。在每一個區域內，又適當將一些重要而完整的石闕放在前面。

二 此書中各闕的方位，均以每處闕的正面朝向為基準，分為左闕、右闕。在每座闕內，又以此分為正面、左側面、背面和右側面。其四隅則稱為左前角、左後角、右後角和右前角。

三 此書所收石闕，除了漢代原構的照片和搨本已收入圖版部份，在其闕身上的後代銘刻、造像則均收入全書後面的附錄。

四 此書附錄所精選的四川漢代畫像磚石上的闕形圖，以其圖中所刻漢闕的形制來分類排列。

目 录

四川漢代石闕	徐文彬	1
第一章 序 論		1
一 門闕考		1
二 四川門闕史略		6
第二章 概 論		8
一 四川漢代石闕的時代背景		8
二 四川漢代石闕的建築藝術		10
三 四川漢代石闕的雕刻藝術		18
第三章 分 論		24
一 綿陽楊氏闕		24
二 德陽司馬孟臺闕		26
三 梓潼無銘闕		27
四 梓潼楊氏闕		28
五 梓潼賈氏闕		28
六 梓潼李業闕		30
七 雅安高頤闕		31
八 蘆山樊敏闕		34
九 蘆山岳家壩無銘闕		35
一〇 西昌無銘闕		36
一一 夾江楊氏闕		36
一二 重慶盤溪無銘闕		38
一三 渠縣馮煥闕		39
一四 渠縣沈氏闕		40
一五 渠縣蒲家灣無銘闕		41
一六 渠縣趙家村壹無銘闕		42
一七 渠縣趙家村貳無銘闕		43
一八 渠縣王家坪無銘闕		44
一九 忠縣丁房闕		45
二〇 忠縣滄井溝無銘闕		47
實測圖	繪製 譚 遙	51
圖 版	攝影 龔廷萬	67
	捶搗 王新南	
附 錄	攝影 龔廷萬	163
附錄一 四川漢代石闕上的遺文和補文		165
附錄二 四川漢代石闕上的後代造像		167
附錄三 四川漢代畫像磚石上的闕形圖		171
後 記		178

Contents

Stone Que—towers of Han Dynasty in Sichuan Province...	by Xu Wenbin	1
Chapter I Preface		1
1 Study on the Que—tower		1
2 Outline History of the Que—tower in Sichuan Province		6
Chapter II Panorama.....		8
1 Times Background of the Stone Que—tower of Han Dynasty in Sichuan Province		8
2 Architectural Art of the Stone Que—tower of Han Dynasty in Sichuan Province		10
3 Sculptural Art of the Stone Que—tower of Han Dynasty in Sichuan Province		18
Chapter III Classified Statement		24
1 Yangshi Que—tower in Mianyang City		24
2 Simamengtai Que—tower in Deyang City		26
3 Wuming Que—tower in Zitong County		27
4 Yangshi Que—tower in Zitong County		28
5 Jiashi Que—tower in Zitong County		29
6 Liye Que—tower in Zitong County.....		30
7 Gaoyi Que—tower in Yaan City		31
8 Fanmin Que—tower in Lushan County		34
9 Wuming Que—tower of Yuejiaba, Lushan County		35
10 Wuming Que—tower in Xichang City		36
11 Yangshi Que—tower in Jiajiang County		36
12 Wuming Que—tower at Panxi, Chongqing		38
13 Fenghuan Que—tower in Qu County		39
14 Shenshi Que—tower in Qu County		40
15 Wuming Que—tower of Pujiawan, Qu County		41
16 Wuming Que—tower 1 of Zhaojia Village, Qu County		42
17 Wuming Que—tower 2 of Zhaojia Village, Qu County		43
18 Wuming Que—tower of Wangjiaping, Qu County		44
19 Dingfang Que—tower in Zhong County		45
20 Wuming Que—tower of Ganjinggou, Zhong County.....		47
Real Survey Charts	by Tan Yao	51
Plates	photograph by Gong Tingwan rubbing by Wang Xinnan	67
Appendix	photograph by Gong Tingwan	163
1 Rubbings of Script of Han Dynasty on the Damaged Stone Que—towers and Addenda by Later Ages on the Remained Ones in Sichuan Province		165
2 Statues by Later Ages on the Stone Que—towers of Han Dynasty in Sichuan Province		167
3 Plates of Que—tower on the Decorated Bricks of Han Dynasty in Sichuan Province		171
Postscript		178

實測圖目錄

一 綿陽楊氏闕左闕(包括左右闕距離)	53
二 綿陽楊氏闕右闕	53
三 德陽司馬孟臺闕	54
四 梓潼無銘闕	54
五 梓潼楊氏闕	55
六 梓潼賈氏闕左闕(包括左右闕距離)	55
七 梓潼賈氏闕右闕	56
八 梓潼李業闕	56
九 雅安高頤闕左闕(包括左右闕距離)	57
一〇 雅安高頤闕右闕	57
一一 蘆山樊敏闕	58
一二 蘆山岳家壩無銘闕	58
一三 西昌無銘闕	59
一四 夾江楊氏闕左闕(包括左右闕距離)	59
一五 夾江楊氏闕右闕	60
一六 重慶盤溪無銘闕左闕	60
一七 重慶盤溪無銘闕右闕	61
一八 渠縣馮煥闕	61
一九 渠縣沈氏闕左闕(包括左右闕距離)	62
二〇 渠縣沈氏闕右闕	62
二一 渠縣蒲家灣無銘闕	63
二二 渠縣趙家村壹無銘闕	63
二三 渠縣趙家村貳無銘闕	64
二四 渠縣王家坪無銘闕	64
二五 忠縣丁房闕左闕(包括左右闕距離)	65
二六 忠縣丁房闕右闕	65
二七 忠縣滄井溝無銘闕	66
二八 四川漢代石闕地理分布圖	66

圖 版 目 錄

一	綿陽楊氏闕全景	69	三四	仙人翼馬 主闕樓部左後角	85
二	綿陽楊氏闕左闕正面	70	三五	雙虎 主闕樓部右前角	85
三	門侍 主闕樓部正面	71	三六	角神 主闕樓部左後角	86
四	人物 主闕樓部正面	71	三七	角神 主闕樓部右後角	86
五	鋪首 主闕樓部正面	71	三八	角神 主闕樓部右前角	87
六	車馬出行 主闕闕身正面	71	三九	角神 耳闕樓部右前角	87
七	綿陽楊氏闕左闕左側面	72	四〇	德陽司馬孟臺闕正面	88
八	綿陽楊氏闕左闕背面	73	四一	三足烏、九尾狐(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89
九	異獸 主闕樓部背面	74	四二	銘刻(搨本) 主闕闕身正面	89
一〇	擊獸 主闕樓部背面	74	四三	九尾狐(搨本) 主闕樓部左側面	89
一一	帶劍側卧 主闕樓部背面	74	四四	玉兔(搨本) 主闕樓部左側面	89
一二	綿陽楊氏闕左闕右側面	75	四五	車馬(搨本) 主闕闕身左側面	89
一三	仙人獅兔 主闕樓部左前角	76	四六	德陽司馬孟臺闕背面	90
一四	雙龍 主闕樓部右後角	76	四七	撫琴 主闕樓部背面	91
一五	雙虎 主闕樓部右前角	76	四八	鋪首 主闕樓部背面	91
一六	綿陽楊氏闕左闕正側面	77	四九	角神 主闕樓部右後角	91
一七	綿陽楊氏闕左闕正面下部結構	77	五〇	角神 主闕樓部左後角	91
一八	綿陽楊氏闕左闕主闕臺基	77	五一	梓潼無銘闕耳闕正面	92
一九	綿陽楊氏闕右闕主闕頂蓋	77	五二	梓潼無銘闕耳闕背面	93
二〇	綿陽楊氏闕右闕正面	78	五三	梓潼無銘闕耳闕左側面	94
二一	銘刻(搨本) 主闕檐枋正面	78	五四	梓潼無銘闕耳闕右側面	94
二二	神山 主闕樓部正面	79	五五	斗拱 耳闕樓部左側面	95
二三	鋪首 主闕樓部正面	79	五六	柱斗 耳闕闕身左側面	95
二四	異獸 耳闕樓部正面	79	五七	花紋圖案 主闕臺基細部	95
二五	綿陽楊氏闕右闕左側面	80	五八	梓潼楊氏闕正面	96
二六	撫琴 主闕樓部左側面	81	五九	銘刻(搨本) 主闕闕身正面	96
二七	綿陽楊氏闕右闕背面	81	六〇	梓潼楊氏闕背面	97
二八	獅首 主闕樓部背面	82	六一	梓潼楊氏闕右側面	97
二九	鋪首 主闕樓部背面	82	六二	梓潼賈氏闕全景	98
三〇	異獸 耳闕樓部背面	83	六三	梓潼賈氏闕左闕正面	98
三一	九尾狐 主闕樓部右側面	83	六四	柱斗 左闕基座	98
三二	綿陽楊氏闕右闕右側面	84	六五	梓潼賈氏闕右闕正面	98
三三	雙龍 主闕樓部左前角	85	六六	梓潼李業闕正面	99

六七	雅安高頤闕全景	100
六八	雅安高頤闕左闕正面	101
六九	車騎出行(搨本) 主闕闕身右側面	101
七〇	車騎出行(搨本) 主闕闕身正面	101
七一	車騎出行(搨本) 主闕闕身背面	101
七二	雅安高頤闕右闕正面	102
七三	鷹銜綬帶 主闕脊飾	102
七四	瓦當 主闕脊飾側面	102
七五	謁見 主闕樓部正面	103
七六	謁見(局部) 主闕樓部正面	103
七七	謁見(局部) 主闕樓部正面	103
七八	謁見(局部) 主闕樓部正面	103
七九	謁見(局部) 主闕樓部正面	103
八〇	帶劍側卧 主闕樓部正面	104
八一	擊獸 主闕樓部正面	104
八二	鋪首 主闕樓部正面	104
八三	異獸 耳闕樓部正面	104
八四	車馬出行(搨本) 主闕闕身正面	104
八五	車馬出行(搨本) 耳闕樓部正面	104
八六	雅安高頤闕右闕左側面	105
八七	燕居 主闕樓部左側面	105
八八	車馬出行(搨本) 主闕闕身左側面	105
八九	雅安高頤闕右闕背面	106
九〇	謁見(搨本) 主闕樓部背面	106
九一	車馬出行(搨本) 主闕闕身背面	107
九二	雙鳥 主闕樓部背面	107
九三	九尾狐、三足烏(搨本) 主闕樓部背面	107
九四	吉羊(搨本) 耳闕樓部背面	107
九五	車馬出行(搨本) 耳闕樓部背面	107
九六	雅安高頤闕右闕右側面	108
九七	人物、翼馬 主闕樓部右側面	108
九八	季札贈劍 主闕樓部右側面	109
九九	力士 耳闕樓部右側面	109

—〇〇	人物(搨本) 耳闕闕身右側面	109
—〇一	車馬出行(搨本) 耳闕樓部右側面	109
—〇二	銘刻(搨本) 主闕檐下枋頭	110
—〇三	雙龍(搨本) 主闕樓部左前角	110
—〇四	雙虎(搨本) 主闕樓部左後角	110
—〇五	駱駝(搨本) 主闕樓部右後角	110
—〇六	翼馬(搨本) 主闕樓部右前角	110
—〇七	神靈異獸(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11
—〇八	神靈異獸(搨本) 主闕樓部左側面	111
—〇九	神靈異獸(搨本) 主闕樓部背面	111
—一〇	神靈異獸(搨本) 主闕樓部右側面	111
—一一	角神 主闕樓部左前角	111
—一二	角神 主闕樓部左後角	111
—一三	角神 主闕樓部右後角	112
—一四	角神 主闕樓部右前角	112
—一五	角神 耳闕樓部右後角	112
—一六	角神 耳闕樓部右前角	112
—一七	辟邪 雅安高頤闕背面附近	113
—一八	高君碑 雅安高頤祠	113
—一九	雙龍(搨本) 高君碑額部正面	113
—二〇	青龍、白虎(搨本) 高君碑基座	113
—二一	蘆山樊敏闕正面	114
—二二	蘆山樊敏闕正側面	115
—二三	擊獸(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15
—二四	西王母(搨本) 耳闕樓部正面	115
—二五	象戲 主闕樓部正面	115
—二六	蘆山樊敏闕正側面	116
—二七	蘆山樊敏闕左側面	116
—二八	蘆山樊敏闕背面	116
—二九	蘆山樊敏闕右側面	116
—三〇	蘆山樊敏闕耳闕背面(局部)	117
—三一	蘆山樊敏碑碑文(搨本)	117
—三二	辟邪 蘆山樊敏闕附近	117

一三三	辟邪 蘆山樊敏闕附近	117	一六六	仙人騎鹿(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30
一三四	蘆山岳家壩無銘闕正面	118	一六七	鋪首(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30
一三五	頂蓋(殘件) 蘆山岳家壩無銘闕附近	118	一六八	渠縣沈氏闕左闕樓部背面	130
一三六	吉羊 蘆山岳家壩無銘闕附近	118	一六九	董永侍父(搨本) 主闕樓部背面	131
一三七	西昌無銘闕遺址	119	一七〇	拽虎 主闕樓部右側面	131
一三八	頂蓋(殘件) 西昌無銘闕遺址	119	一七一	青龍銜璧(搨本) 主闕闕身右側面	131
一三九	頂蓋上檐 西昌無銘闕遺址	119	一七二	神靈異獸(搨本) 主闕樓部第二層	131
一四〇	頂蓋下檐 西昌無銘闕遺址	119	一七三	渠縣沈氏闕右闕正面	132
一四一	夾江楊氏闕全景(從背面拍攝)	120	一七四	銘刻(搨本) 主闕闕身正面	132
一四二	夾江楊氏闕左闕正面	121	一七五	朱雀 主闕闕身正面	132
一四三	銘刻(搨本) 主闕闕身正面	121	一七六	仙人騎鹿(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33
一四四	馴獸(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21	一七七	鋪首(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33
一四五	人物 主闕樓部背面	122	一七八	行獵 主闕樓部左側面	133
一四六	雙虎 主闕樓部右前角	122	一七九	白虎銜璧(搨本) 主闕闕身左側面	133
一四七	夾江楊氏闕右闕樓部左側面	123	一八〇	神靈異獸(搨本) 主闕樓部第二層	133
一四八	夾江楊氏闕右闕基座左側面	123	一八一	渠縣蒲家灣無銘闕正面	134
一四九	雙龍 主闕樓部左前角	123	一八二	瓦當(搨本) 主闕頂蓋檐部	135
一五〇	重慶盤溪無銘闕右闕正面	124	一八三	仙人騎鹿(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35
一五一	白虎銜璧(搨本) 右闕闕身左側面	124	一八四	玉兔搗藥(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35
一五二	女媧捧月(搨本) 右闕闕身右側面	124	一八五	鋪首(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35
一五三	伏羲舉日(搨本) 左闕闕身左側面	125	一八六	朱雀(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35
一五四	青龍銜璧(搨本) 左闕闕身右側面	125	一八七	渠縣蒲家灣無銘闕背面(部份)	136
一五五	渠縣馮煥闕正面	126	一八八	嘉禾(搨本) 主闕樓部背面	136
一五六	銘刻(搨本) 主闕闕身正面	127	一八九	花草(搨本) 主闕樓部背面	136
一五七	瓦當(搨本) 主闕頂蓋檐部	127	一九〇	董永侍父(搨本) 主闕樓部背面	136
一五八	青龍(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27	一九一	渠縣蒲家灣無銘闕右側面(部份)	137
一五九	玄武(搨本) 主闕樓部背面	127	一九二	拽虎(搨本) 主闕樓部右側面	137
一六〇	菱紋(搨本) 主闕樓部第二層	127	一九三	青龍銜璧(搨本) 主闕闕身右側面	137
一六一	渠縣沈氏闕全景	128	一九四	神靈異獸(搨本) 主闕樓部第二層	137
一六二	渠縣沈氏闕左闕正面	129	一九五	渠縣趙家村壹無銘闕正面	138
一六三	銘刻(搨本) 主闕闕身正面	129	一九六	謁見(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39
一六四	朱雀 主闕闕身正面	129	一九七	仙人騎鹿(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39
一六五	渠縣沈氏闕左闕樓部正面	130	一九八	朱雀(搨本) 主闕闕身正面	139

一九九	玄武(搨本) 主闕闕身正面	139	二三二	謁見(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49
二〇〇	渠縣趙家村壹無銘闕左側面(部份)	140	二三三	朱雀(搨本) 主闕闕身正面	149
二〇一	雙獸(搨本) 主闕樓部左側面	140	二三四	玄武(搨本) 主闕闕身正面	149
二〇二	渠縣趙家村壹無銘闕背面(部份)	140	二三五	鋪首(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49
二〇三	人物(搨本) 主闕樓部背面	140	二三六	渠縣王家坪無銘闕左側面	150
二〇四	行獵(搨本) 主闕樓部背面	140	二三七	人物 主闕樓部左側面	150
二〇五	渠縣趙家村壹無銘闕右側面	141	二三八	日神、月神 主闕樓部左側面	150
二〇六	鳥(搨本) 主闕樓部右側面	141	二三九	渠縣王家坪無銘闕背面(部份)	151
二〇七	青龍銜璧(搨本) 主闕闕身右側面	141	二四〇	玉兔獻藥 主闕樓部背面	151
二〇八	渠縣趙家村貳無銘闕正面	142	二四一	荆軻刺秦王(搨本) 主闕樓部背面	151
二〇九	謁見(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43	二四二	神靈異獸(搨本) 主闕樓部背面	151
二一〇	仙人騎鹿 主闕樓部正面	143	二四三	渠縣王家坪無銘闕右側面	152
二一一	鋪首 主闕樓部正面	143	二四四	雙虎 主闕樓部右前角	153
二一二	朱雀(搨本) 主闕闕身正面	143	二四五	行獵(搨本) 主闕樓部右側面	153
二一三	玄武 主闕闕身正面	143	二四六	青龍銜璧(搨本) 主闕樓部右側面	153
二一四	渠縣趙家村貳無銘闕左側面	144	二四七	忠縣丁房闕全景	154
二一五	人物、玉兔、三足鳥 主闕樓部左側面	144	二四八	忠縣丁房闕左闕正面	155
二一六	白虎銜璧(搨本) 主闕闕身左側面	144	二四九	脊飾 主闕頂蓋正面	155
二一七	渠縣趙家村貳無銘闕背面(部份)	145	二五〇	鋪首 主闕樓部正面	155
二一八	送別(搨本) 主闕樓部背面	145	二五一	門侍 主闕樓部正面	155
二一九	仙人六博(搨本) 主闕樓部背面	145	二五二	忠縣丁房闕右闕正面	156
二二〇	渠縣趙家村貳無銘闕右側面(部份)	145	二五三	斗拱 主闕樓部正面	156
二二一	人物(搨本) 主闕樓部右側面	145	二五四	鋪首 主闕樓部正面	156
二二二	行獵 主闕樓部右側面	145	二五五	忠縣滄井溝無銘闕正面	157
二二三	雙虎 主闕樓部左前角	146	二五六	鋪首 主闕樓部正面	158
二二四	神靈異獸(搨本) 主闕樓部第二層	146	二五七	鋪首 主闕樓部正面	158
二二五	角神 主闕樓部右前角	147	二五八	忠縣滄井溝無銘闕左側面	159
二二六	角神 主闕樓部左前角	147	二五九	白虎 主闕闕身左側面	159
二二七	角神 主闕樓部左後角	147	二六〇	忠縣滄井溝無銘闕背面	160
二二八	角神 主闕樓部右後角	147	二六一	忠縣滄井溝無銘闕右側面	161
二二九	渠縣王家坪無銘闕正面	148			
二三〇	渠縣王家坪無銘闕樓部正面	149			
二三一	仙女乘龍(搨本) 主闕樓部正面	149			

四川漢代石闕

一般認為，我國現存漢代石闕共二十九處，其中河南四處、山東四處、北京一處，其餘二十處均在四川地區。至於四川梓潼的所謂“李業闕”，筆者認為不是闕，故不應以漢闕論。因此，四川境內應有漢闕十九處。四川漢代石闕，都是位於墓前的仿木結構的建築物。它們是我國現存時代最早的仿木結構的地面建築遺存，又是充分反映漢朝雄偉富足的時代氣息的精美雕刻作品。這十九處石闕，像一顆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祖國西南美麗而富饒的土地之上，千百年來始終閃爍着中華文明的絢爛光輝。

第一章 序 論

一 門闕考

我國現存的漢代石闕，均建於東漢中、晚期。除了河南太室闕、少室闕、啓母闕係祠廟前的建築，其餘皆設在墳墓之前。儘管有這樣的不同，它們却都是為神靈、鬼魂所設的“神道闕”。現試探索其源：

從古至今，人們對門闕一直就有多種稱謂和不同的解釋。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曰：“闕，門觀也。”《爾雅·釋宮》謂：“觀，謂之闕。”漢代劉熙《釋名》則云：“觀者，觀也，於上觀望也。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晉人崔豹在《古今注》中更進一步闡述道：“闕，觀也。古者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在漢闕的銘刻中，除了河南太室闕、山東武氏闕、四川梓潼楊氏闕和新都王稚子闕（已毀）的銘文中直稱“闕”，四川綿陽楊氏闕、德陽司馬孟臺闕、渠縣馮煥闕和沈氏闕均銘曰“神道”。此外，山東平邑功曹闕稱“門闕”，皇聖卿闕稱“大門”。如此等等，其稱謂不下十餘種。

稱謂之多，解釋之繁，正是時代的痕迹。究其古意，漢、晉時代的人也未必深知。這些稱謂和解釋使我們知道，闕的功用在發展中變得很廣泛。如果加以概括，則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人使用的城闕和宮室闕，另一類是設置在祠廟、陵墓前的門闕（它們是神靈或者亡魂的居處）。按照事物發展的規律，宗教性質的祠廟和陵墓前的闕，應由直接關係到社會政治、經濟基礎的宮室闕和城闕移植而來。在這裏，我們首先由漢代往前追溯城闕與宮室闕的形制和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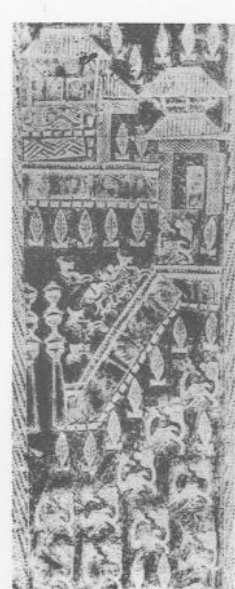
漢代的都市，從都城到邊塞，大多築有城闕。《漢舊儀》說：“長安城方六十里，經緯各十五里。”東漢的洛陽城，其城牆周圍達二十八里，漢代邊遠小城的城牆一般也有數里。城大，城門也就多，長安城便有十二座城門。《廣韻》引《漢典職》曰：“洛陽十二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街也。”這些城門都是下面有門，門上置樓。這類城門樓，便是城闕。邊遠小城的城門亦大都如此，僅是門的數目較少，規模較小而已。關於城樓即城闕的記載是很多的，也為一般人所熟知，今不詳述。鄭振鐸先生編著的《中國歷史圖錄》中，載有一幅反映函谷關東門形制的畫



一 陝西出土描繪函谷關
東門形制的畫像石搨本



二 甘肅張掖郭家沙灘一號
漢墓出土的樓院陶塑模型



三 河南鄭州漢墓出土
的庭院畫像磚搨本

像石搨片，無疑反映出秦、漢時期城關的基本形制。（插圖一）

至於宮室闕，它與城關的不同，僅是一在城牆上，一在宮牆上。《史記·高祖本紀》記載，漢初“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東漢班固在《西都賦》中描述長安，“其宮室也，……樹中天之華闕”。同時代的張衡在《東京賦》中亦說，洛陽“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不僅都市中的帝王宮殿置有豪華的門闕，就是王侯權臣也毫不遜色。王延壽在《魯靈光殿賦》中描寫曲沃，“崇墉崗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左思在《蜀都賦》中亦形容成都，“華闕雙邈，重門洞開”。王侯將相如此，一般官吏和地主宅院的門牆上也置有高聳的門闕。這在山東沂南漢墓出土的畫像石和重慶沙坪壩出土的漢代石棺上都得到表現。甘肅張掖郭家沙灘一號漢墓出土的陶塑樓院模型，四周是圍牆，前面雙闕與牆相連，闕門上有楣、有蓋。這座模型也是漢代宮室闕的真實寫照。（插圖二）

春秋、戰國時期的城關和宮室闕，文字記載較多，但實物已不存在，僅能從已出土的幾件戰國青銅器上見其圖形。從文獻上看，《左傳》記載，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又如，《穀梁傳》謂，桓公三年“禮，送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禮記·禮運》上說：“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另外，《史記·秦本紀》上還有商鞅築冀闕的記載。總之，春秋、戰國時期，城關和宮室闕都是普遍存在的。

再上溯至商、周，材料也就相對地少一些，但仍有跡迹可尋。首先應當指出，城關聯稱，有城自然有闕。西周金文中，城，作𡩺、𡩻，因而《說文解字》云“城從𡩺”。𡩺、𡩻，就是城關的形象。其實在殷墟甲骨文中已有𡩺、𡩻、𡩼等形，更有𡩽這個字，如《殷墟書契前編》中所錄：“丁丑，子卜貞，子𡩽乎去𡩽”。自古以來，解釋這類字的一些人，未想到闕，因而費解。王國維先生說：“𡩽，‘像四屋相對，中函一庭之形’。（注一）王玉哲先生在《中國上古史綱》中說：“看來像似在地面上築臺子，臺子上面蓋房屋。”郭沫若先生說：“𡩽，亦臺字，聳四亭於城垣之上，兩兩相對。”（注二）李亞農先生在《殷代社會生活》中說：“𡩽及𡩽字，應釋𡩽，即今墉字，也可釋郭。……口像城垣，令像城樓。”二王之說非也，郭、李所說雖是，但不夠明確。李氏之說，是根據《說文解字》中“墉，城垣也。余封切，從土，庸聲。𡩽，古文墉”而來。許慎所見“古文”，雖大抵不超過戰國的古文字，但由於中國文字演變的脈絡是很清楚的，所以用許氏所錄證以商、周文字大都可通。𡩽，《說文解字》曰：“度也，民所度居（居）也。從回，像城郭之形，兩亭相對也。”應當說，𡩽、𡩺、𡩻，其實就是城關。

再釋“城”字。《說文解字》曰：“城，以盛民也。從土從成，成亦聲。𡩺，籀文，城從𡩺。”從𡩺，金文所見頗多，如班毀、矢人盤、居簠、居敦等銅器銘文中，便分別作𡩺、𡩻、𡩼和𡩽。丁佛言先生在《說文古籀補遺》中說：“𡩽伯槃，此與部首𡩽土部古文墉本為一字，《說文》中三見。愚按，古郭、城、墉皆祇作𡩽，純為象形字。後因字多用異，一為部首，一附墉字下。”這個意見是可取的。城，或有雙重，即《管子》所說“內為之城，城外為之郭”。以上但言城郭，亦可作城郭闕之意來理解。

如果單言闕，當然還有分體字。清人段玉裁注釋《說文解字》時說：“《毛詩》城闕，當作𡩽，闕其假借字。”朱

士瑞先生校定《說文解字》時說：“古缺與闕通，經典假借爲闕，闕行而缺廢矣。”王國維先生《觀堂集林·說環缺》謂：“見古玉一，共三片，……合三而成規，……余謂此即古之環也。環者完也，對缺而言。缺其一則爲缺。缺者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缺；環缺其一，故謂之缺矣。”至於缺之所以從夬，徐中舒先生說：“夬，篆文夬作，甲骨文作，從，像環有缺的缺形；從、像左右手持缺之狀，篆文訛爲，訛作，兩相對比，知夬即從甲骨文字衍變而來。或釋爭，實誤。這個字說明夬之所在就是大地的缺陷處。”（注三）徐先生此文并非釋闕，却道出了闕的原始含義，亦即闕的由來。

又查《殷墟書契前編》卷一中的字以及此書後編中的、、字，羅振玉先生說：“象四達之衢，人所行也。”同書所錄另一字，值得注意。羅振玉先生釋爲京，商承祚先生《殷墟文字類編》釋爲涼。此字實乃一高建築當衢而立，釋亭、高、京，其義均可通，實即樓也。既是高建築，又是人所經過的地方，不是闕又是什麼？羅振玉先生說：“訓宮中道之字，正從此（按，指），許君謂從口，像宮垣道上之形。不知口，但像宮垣，而像道路者，乃口內之字也。”惟對上之，則無說。我們認爲，乃、之僞變。其下接口（垣）爲，一如下接口爲、爲，是同一體例。、兩字，重在與之關係上，所以很可能爲闕之早期字。如此，則由、，而、（與垣合書爲城闕之整體，即、也），進而缺，直至假借作闕。此一過程，乃是由象形文字化爲形聲、會意字，最後演變爲假借字。

有些文章認爲“闕在門外兩旁”，或者說“城闕是城門外兩旁的高建築”。以爲闕僅建築在“門外”和“城門外”，這是不對的。聞一多先生說：“蓋城牆當門兩旁築臺，臺上設樓，是爲觀，亦謂之闕。城隅、上宮，爲城、宮牆角之樓；城闕，爲城正面夾門兩旁之樓。是城闕亦城樓、上宮之類，故亦男女期會之地。”（注四）陳明達先生在論及甘肅張掖郭家沙灘出土的陶塑樓院模型時說：“雙闕沒有子闕而與圍牆相連接，因此它確實是一座建造在圍牆間的大門。另一方面這種形式，似乎又保留着闕的最初形式的殘餘痕迹，說明着闕本來是圍牆缺口處的建築物。”在論及太室闕時，陳先生又說：“顯然它是用以結束并加強牆身末端的。而子闕很可能就是圍牆的一部份，在不需用圍牆的情況下，子闕就是圍牆的象徵。”（注五）聞、陳之說是正確的。闕當是連牆而立，進而又演變爲後世之城樓。河南鄭州漢墓出土的描繪庭院場景的畫像磚上，便有連牆而立的闕出現。（插圖三）北京故宮的午門呈“凹”形，門上置高樓，這就是明、清時的宮闕。

從以上考察可以看出，闕是城郭建築的重要部份。那麼，闕在城牆上的作用何在呢？甲骨文有“或”字，作、、等形，此字從戈、從口，訓城或訓國。《說文解字》曰：“或，邦也。”城與國在古代是同義詞，後來意義的國是城邑的發展。比較、與字，三者同義，前兩者有闕的形象，後者從戈。這表明建有闕樓的城邑是用來守備、防衛和禁閉敵人的。

綜上所述，、、、諸字繪出了商、周城闕的形象，字則示以城闕具有防衛的含義。除了古文字上的證據，在田野考古中還發現了一些商、周時期的城市和宮殿遺址，如河南洛陽西郊始建於西周之初的洛邑城、河南偃師二里頭商代早期城址。宮室建築，在商代早、中、晚期遺址中均有發現，如在河南安陽殷墟就發現了數十處宮殿基址。上述商、周城垣與宮殿建築，雖然見不到闕的痕迹，但有門、有臺、有亭、有樓、亦有闕，應是毫無疑問的。

商代的城牆，在我國不是最早的。《管子》曰：“夏人之王，……民乃知城郭門宮閭屋之築。”《世本·作篇》也說：“鯀作城郭。”後來的人們大多沿襲其說。《吳越春秋》載：“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淮南鴻烈》中說：“夏鯀作三仞之城。”這些記載雖屬傳說，但大體上是可信的。夏朝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在其前的鯀時應該已有原始形態的城邑。《國語·吳語》說：“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廓，陂漢以象帝舜。”徐旭生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中對此有所解釋：“‘闕爲石廓’，是說闕的本體用土築成，外面用石頭包圍起來，使它不容易倒塌。這是後來人的增飾，或者就是楚靈王的增飾。”對舜時有闕，徐氏似乎是懷疑的。我們認爲，舜去夏近，從文獻和考古發掘中已知夏朝建有規模較大的宮室城郭，（注六）由此推想舜時有可能出現闕的雛形。

闕的原始形態，當然比完整的城垣、宮牆的出現要早。𨵿字和𨵿字，表示的都是在一大區域之上（或旁）的亭、樓一類建築或者自然高地。高地而施遮蓋物，無非亭、樓之類。𨵿中之口，殆為“古人”大型居住範圍的再現，而四方建起介，便是新石器時代末期私有制逐漸鞏固的社會現實在建築上的反映。奴隸主貴族會首先選擇四周便於防衛的高地構築居室，在其要道口利用天然的小丘阜來瞭望和防守。其後，他們有可能人為地築成高臺。再後，他們有可能建成能避風雨、防襲擊、具有一定建築規模的哨所“觀”。這種建築高可以遠觀，從形象來描繪就是“亭”。由於它高於一般建築，故有“高”、“京”字出現。後來它又建為雙重，便叫做樓。闕，就是指兩個或者多個小丘阜以及臺、亭、樓之間形成進出通道的缺處，即此處所形成的兩兩相對的建築。從闕的形成過程而言，“𨵿者，闕也”，“中間闕然為道也”。這些說法並不是望文生義，事實上恰好揭示了闕的原始意義。

進入階級社會以後，作為以保衛私有制和鞏固階級社會秩序為職能的門闕逐漸趨於定型。這類闕用在統治者的居室、宮殿之前，故名宮室闕；用在多數人聚居的邑、城、國的城牆之上，就是城闕。但是，這些最本質的東西，先秦和漢、晉的記載都簡單而且零碎。惟有《史記·商君列傳》中三次提到商鞅築闕時，是作為政治鬥爭的重要措施來敘述的。商鞅變法的時代是新興的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度的變革時代。商鞅在變革秦政之後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這完全是出於保證封建制度順利確立而採用的政治謀略。另一方面，商鞅還“象魏以懸法”，在冀闕上公布新的政令。嚴厲的新法，藉巍峨高大的冀闕顯示其無上的權威。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階級和國家出現之後，城闕和宮室闕在一定程度上象徵着統治階級的政權，是國家機器的一部份，具有了神聖感和威嚴感。它不同於一般的大門，而是壯大統治者的威勢、鞏固其政權的有力工具。

現在來談祠廟闕和陵墓闕。

活人使用的闕，不知什麼時候開始為死人所“用”，成為事死如事生的鬼排場。早在原始社會就存在圖騰崇拜、祖先崇拜與自然崇拜以及由此發展起來的靈魂觀念和鬼神迷信。此後，夏人“遵天命”，殷人“尚鬼神”。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國之大事在祭與戎”。這是沒有一個朝代、一個帝王敢於忽視的。於是，祖先宗祠和死者陵墓前便有了闕。《左傳》所記莊公十九年的“經皇”，如按杜預之說，就是有關陵墓闕的最早記載。東漢時，這類闕已十分普遍。本書所收入的漢闕，就均為這種陵墓闕。

然而祭祀祖先和安頓靈魂之外，推而廣之，天地山川和一切神祉都要加以祭祀，於是又出現了另外幾類闕。這裏略舉數例：

泰山闕。《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戰國齊、魯儒生認為，五嶽中泰山最高，帝王應到泰山去行大典祭天。漢人所著的《白虎通義》解釋道：“王者易姓而起，必昇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總之，它的意義在於向人民宣布，當今皇帝是上應天命來統治臣民的。事關天、地、神、聖，意義非常重大，所以禮儀極盡隆重，排場極盡輝煌，需要刻石、築壇、立闕。漢人馬伯弟在《封禪儀記》中說：“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闕）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注七）此文中所記便是漢光武帝封泰山時見到的秦皇、漢武所建之闕。河南登封的太室闕、少室闕，亦祠廟神道闕，皆為嵩嶽而立。

還有一種所謂的闕，是自然而非人力所成。以河南洛陽龍門的“伊闕”最著名，傳說為禹鑿龍門所致。另外，如孫綽《遊天臺山賦》中所謂的闕，看來僅是詩人配合神仙生活而馳騁的想像。他說：“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險映於高隅。”這至多不過是自然界的某種“如闕”的景象。此外，如道家的“金闕”、“玉闕”，更是不具實體的抽象概念。

陵墓前的立闕制度，似無明文。帝王一級的陵，不受限制。其餘呢？馮漢驥先生說：闕是“象徵墓主人的官階和地位的表徵之一。在漢代官階至二千石以上者，墓前方可立闕。例如現在尚存的四川漢代墓前的石闕（如有名的

八闕)，其墓主是作過太守以上的官吏的”。（注八）看來，似不完全如此。山東平邑功曹闕，以現存銘識看，墓主人的官階遠不足二千石。（注九）五十年代以來，四川發掘出的東漢畫像磚、畫像石上多刻有闕的圖形（參見附錄三），而這些磚石又大都出自一般地主官吏的中型墓葬。這是否涉及“僭越”的問題？在統治者控制力量衰弱的時候，僭越的事情是常有的。此外，又有所謂“貞女闕”、“處士闕”者，也是例證。（注一〇）

一陵、一墓之前究竟該立幾闕呢？似亦無成文。不過，陵與墓是有區別的。據《後漢書·儀禮志》注引《古今注》中談的帝陵情況是：光武原陵垣四出司馬門，明帝以下至質帝靜陵計八陵或有垣或無垣皆四出司馬門。桓帝宣陵、靈帝文陵無記。按，四出，即四方；四出門闕，即四方各一闕。帝王以下，官吏的墓闕，似乎祇允立一闕，但亦未見明文。《漢書·霍光傳》中說，霍光的妻子“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這“三出闕”，正是後來的一椿罪證。由此可見，人臣是不允許墓闕有三出的。宋代趙明誠的《金石錄》認為，山東的皇聖卿闕、功曹闕同屬一主人，都是皇聖卿的。此二闕原皆在山東平邑縣北約3里的九頂蓮花山東側，一東一南，後均遷入城內。劉敦楨指出：“漢代陵寢外側纔用方形圍牆與四出闕，其餘臣僚皆祇一出闕，……則皇聖卿墓不能有二出闕，很為明顯。趙說不與史實符合，實不足信。”（注一一）一般臣僚的墳墓有無牆垣呢？以現存二十八闕看，皆未發現牆垣痕迹。四川的闕，不論其有無耳闕，每一單闕的外側均有雕飾，不連於牆垣是很明顯的。但是，據《漢書·董賢傳》載，哀帝“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眾惡甚盛”。如此看來，臣民牆垣的有無似不在規定之列。所以，《鹽鐵論》說：“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眾惡。”中等階層人家的祠堂可以有牆垣，墳墓自然也可以建牆垣了。四川出土畫像磚上，有的闕外側是連接着牆垣的。

最後還要討論一下亭、樓、觀、闕等頗為繁雜的稱謂。我們認為，就其原始意義來說，它們是一個東西。京、亭、高，表示是一種高大的建築物；觀，表示可以登臨其上瞭望；樓，形容其屋宇重疊。闕者，意味着中央闕然為道。它本身則是亦觀、亦亭、亦樓、亦高的。這些稱謂逐漸“異化”，互不通用，那是後來的事。丁佛言先生在《說文古籀補遺》中說：“古郭、城、墉，祇作，純為象形字。後字多，用異……。”這是很正確的見解。和，就全形說是城郭、城闕，但就部份而言，、就像臺基上的屋、蓋。臺，必有高度，一經建屋就更高，所以高字的原始形態作，《說文解字》作，甲骨文作、、，金文大致相同。徐旭生先生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中釋高“上蓋的，或少一橫兩橫及全無橫格的上蓋是以大同小異的形式表示壇（或臺、基）上的房子的形式”。在此，徐先生引高以釋壇、園丘、靈臺等。筆者基本上同意他的觀點。還必須注意到，高字出現是很早的。一系列的字都具有高的形象。不僅亭、京、樓、觀如此，郭、城、墉也是一樣。漢以前的臺以及臺上的建築物亦與亭、觀有關，其在建築形制上與闕亦有共同的地方。張衡《東京賦》中有“建象魏之雙觀”一句。細度此句，這個建築總稱“象魏”（即闕），分開說，組成此象魏的建築曰“觀”，全句表明是兩個觀組成一出闕（象魏）。正因為如此，“城闕”也可叫“城觀”，所以《華陽國志·蜀志》這樣說：“元鼎二年，立成都郭，十八門，於是郡縣多城觀矣。”漢代人使用這些繁雜的名稱，並非用詞的混亂。這種在概念上的雷同，正反映出事物的內在聯繫。、等高建築最初出現，是可能獨立存在的。它們或聯垣，或不聯垣，或在垣上，或在垣的前後。它們與城、垣在一起，就是闕。其不與城垣聯者，則謂亭、謂樓、謂觀。城闕、宮室闕主要是建在牆垣上的。祠廟闕、陵墓闕本亦聯垣，因其是一種象徵性的裝飾建築物，故大多又不聯牆垣了。將闕叫作樓、觀可以，但單體的、不是“中央闕然”作門的樓、觀就不能稱為闕。

就闕本身來說，以其作用的增加，又引伸出許多附加意義，故也就增加了許多名號。如“象魏”就是闕的一種別稱。《周禮·天官·太宰》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鄭衆注云：“象魏，闕也。”《韻會》說：“為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上圓下方，以其懸法，謂之象魏。象，治象也。魏者，言其魏巍然高大也。”統治者特意選擇這巍然高大的建築物來公布法令，並稱之為象魏，當然更能取得增強法令威力的效果。漢代的劉熙說：“門闕，天子號令、賞罰所由出也。”前文所舉商鞅築冀闕之事，就是如此。

還有“經皇”、“室皇”、“皇”。杜預說：“經皇，寢門闕。”《義訓》說：“觀謂之闕，闕謂之皇。”（注一二）皇，本訓大、顯，有輝煌、偉大、巍峨之義，用以狀闕，進而用以名闕，亦如象魏之魏。經，古所以表哀戚之物，故喪服名緣經，故而冢前闕名曰“經皇”。室，借作室。寢門闕名“室皇”，意為寢室前之門闕。至於“神道”，其實不指闕本身，而是“神道上的門闕”的簡稱。古代文字記載中往往將碑、闕統稱神道，這是不可不察的。嚴格說來，碑是碑，闕是闕，神道是神道，不應混言。然而有些碑、闕銘文中往往自稱某某之神道，這大概是從俗的緣故。至於有些金石書籍稱某些闕為碑，那就顯然是錯誤的了。又有所謂“石樓”者，想亦是對闕之誤認。《水經注·涪水》記述漢弘農太守張伯雅墓時說“池之南又建石樓”。《水經注·涪水》又云：“水南道側有二石樓，相去六七丈，雙峙齊竦，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質青綠，光可以鑒。其上欂櫨承拱，雕檐四柱，窮巧綺刻，妙絕人工。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歿當葬……，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孝思。”文中描寫的正是石闕，而非一般的“石樓”。

二 四川門闕史略

四川地區何時開始建闕，固難確考，但是中原的城闕之制、墓葬之制影響到四川地區，却是必然的。下文就粗略考證一下巴、蜀與中原的關係。

遠在商代，巴人、蜀人與中原的接觸就在甲骨文中多有記載。愈往後，愈加頻繁。到春秋、戰國時期，巴、蜀東與楚、西北與秦接壤，進而通過秦、楚與中原文化有非常密切的交流。有關這方面的記錄較多。據《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巴在“周之仲世，雖奉王職，與秦、楚、鄧為比。春秋魯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聘鄧，鄧南鄙攻而奪其幣。巴子怒，伐鄧，敗之。其後，巴師、楚師伐申，楚子驚巴師。”常璩此文據《左傳》，但多疏略。“伐申”應為魯莊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的事。同年，“巴伐楚，克之”。“魯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巴與楚共滅庸”。“魯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敗於鄆”。“是後，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國分遠，故於盟會稀。戰國時嘗與楚婚。及七國稱王，巴亦稱王”。最後是膾炙人口的巴將軍蔓子以頭報楚的故事。

至於蜀，《華陽國志·蜀志》說：“盧帝攻秦，至雍”。雍在今陝西鳳翔。據傳盧帝為叢帝所生，時當春秋前期。此書又載：“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這當是秦、蜀大道的最早記載。此事發生在公元前337年至330年之間。這之後還有秦獻美女的故事。公元前316年，秦滅蜀國。《華陽國志·蜀志》所記亦多疏略。有一重要的史料應據《史記·秦本紀》補出：“秦厲公二十六年（公元前451年），秦左庶長城南鄭。躁公二年（公元前441年），南鄭反。惠公十三年（公元前387年），秦伐蜀，取南鄭。”從文中可見，秦、蜀都曾統治過南鄭一帶，而且反復爭奪佔有。《水經注·沔水》南鄭下引《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鄭為稱。”由此可知，南鄭一帶早已受中原文化的直接熏陶了。

巴、蜀與鄰近各國及中原的關係如此密切，能說中原的城闕之制、墓闕之制不入巴、蜀？《全漢文》卷五十三引揚雄《蜀王本紀》說：“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以有至蠶叢，積四萬三千歲。”（注一三）這“四萬三千歲”是傳說而已，絕非準確的數字。最早的稱王者蠶叢、柏濩，均未見有建立城邑的記載。據《藝文類聚》引《蜀本紀》：“魚鳧始稱蜀王，都郫邑。”《四川通志》溫江縣條稱：“魚鳧城在縣北十里，相傳為魚鳧氏所都。”開明之前還有杜宇。《蜀王本紀》說：“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墮，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為杜宇妻。乃自立為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據揚雄